

BAIHUA
PROSE SERIES

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



刘白羽
散文选集





百花散文书系

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

刘白羽散文选集

余树森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Feb/2008

2008

〔津〕新登字（90）002号

刘白羽散文选集

余树森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）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开本 850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7 1/2 插页 4 字数 150,000
1993年1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5次印刷
印数 17001—27000

ISBN 7-5306-1089-9/I·998

定价：6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共收刘白羽的散文37篇，其中包括早已脍炙人口的《日出》、《长江三日》等名篇，记事写人，抒情感怀，或清丽委婉，或刚阳抱秀；或小桥流水，或烈日长风，皆为历史与现实的映现，是为散文创作之独秀。

编辑例言

一、本套《当代散文丛书》是《百花散文书系》的一个组成部分。选收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散文家的名篇佳作，按人专集分册。

二、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，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。

三、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，简单介绍作者生平，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，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。

四、所选作品，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；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序 言 | 余树森(1) |
| 日出 | (17) |
| 灯火 | (21) |
| 红玛瑙 | (28) |
| 长江三日 | (37) |
| 绿窗 | (47) |
| 平明小札(节选) | (51) |
| 雪 | (59) |
| 绿夜 | (62) |
| 海的幻想 | (64) |
| 月 | (67) |
| 冰凌花 | (69) |
| 昆仑山的太阳 | (73) |
| 两访巴黎公社墙 | (92) |
| 罗马 | (98) |
| 翡冷翠 | (107) |
| 春雪 | (120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病中谈书····· | (124) |
| 巍巍太行山····· | (130) |
| 翡翠城····· | (139) |
| 烟台山看日出····· | (145) |
| 松树的芳香····· | (150) |
| 武夷风采····· | (153) |
| 春到零丁洋····· | (161) |
| 今日雨狂风骤····· | (168) |
| 南天春早····· | (175) |
| 浪花十记····· | (178) |
| 我的海····· | (194) |
| 白蝴蝶之恋····· | (197) |
| 开江的日子····· | (199) |
| 马鸣风萧萧····· | (203) |
| 白鸽····· | (209) |
| 碧萝窗下····· | (212) |
| 远天冰雪····· | (215) |
| 天涯何处无芳草····· | (217) |
| 海天夜话····· | (221) |
| 夕阳红到无边····· | (226) |
| 秋风十渡····· | (230) |

序 言

余树森

在刘白羽看来，散文也像“一座浑然的雕塑”，散文家“同样是肩负着自己创造的地球而前进的人”。从三十年代中期，他在《中流》上发表《关于长城的回忆》算起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尽管时代曾将他召唤到报告文学的行列，尽管他也从事过小说创作，但是，他最为喜爱，并为之孜孜探求与潜心创造的，还是散文。自1958年至1988年间，形成其散文创作的高峰期，创作出《红玛瑙集》、《芳草集》、《海天集》、《秋阳集》等；1989年以来，他又坚持文艺随笔的写作，抒发其对艺术与人生的感悟。

再没有一种文体能像散文这样，忠实地记录下作者人生与心理的历程。读刘白羽的散文，我们看到：从对长城上古箭镞的缠绵悱恻，到对“红玛瑙”的激情抒怀，再到对秋阳夕晖美的深沉思索——生活与岁月，在怎样不断地雕塑着他的人格、心理，从而也在不断地雕塑着他的散文艺术。

战争，使他挣脱了“缠绵悱恻”的审美格调

刘白羽曾深情地说：“革命战争，给予我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一生都受用不尽”。（《灯火》）在此丰厚的“给予”中，最重要的乃是一种崭新的哲学和艺术观。

刘白羽，1916年出生于北京。少年时曾在一家商店学徒，十四岁才上小学，继而又入北平市第一中学读书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次年，他怀着救国热情，考入旧军队的军官教导队当学兵。不久，随军开往大西北，后因患伤寒病，被送回家。1934年，考入北平民国大学国文系，在校两年间，多在北京图书馆自学，并开始文学创作。1936年3月，他在王统照主编的《文学》杂志上，发表了根据其旧军队生活经验而创作的处女作小说《冰天》。接着，又陆续在《文学》、《文学月刊》、《中流》、《自由中国》、《抗战文艺》、《文艺阵地》等刊物上发表小说。刘白羽的散文创作，亦始于1936年，有《关于长城的回忆》（《中流》1936年第1卷第7期）、《从黄昏到夜晚》（《中流》1937年第1卷第10期）、《绿》（《中流》1937年第1卷第11期）、《白》（《中流》1937年第2卷第1期）、《家乡》（《烽火》创刊号1937年）等等。综观刘白羽此一时期的散文创作，亦属于“缠绵悱恻”的审美格调。他曾这样自白：

受幽僻，受冷静，成了惯性。在朋友的喜筵上，我称赞过一枚小小红豆。在旅行到长城上的时候，我爱的是那个老人在墙缝中掘出来的，古单于人的箭镞。我更憧憬着一点碧磷或一段白骨。

这种审美格调，不久便因受抗战烽火的熔炼而发生了质的变化。

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刘白羽曾由北平至上海，再经南京至长沙；终于，在1938年2月，在经过艰苦跋涉、辗转之后，到达延安。开始分在《解放日报》副刊工作，曾奉命陪同美国海军武官卡尔逊到华北敌后抗日游击区考察，长达五个月之久。抗日的战火硝烟，英雄事迹，震撼与锤炼了作家的心灵，后来创作的散文报告文学集《八路军七将领》、《游击中间》，小说《行军中》、《火》，便是时代生活在这颗心灵上的反映。1939年春，刘白羽在赴冀南参加战斗途经太行山时，被北方局留下采写《朱德将军传》。1940年返回延安，1941年完成初稿。1942年，刘白羽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，聆听到毛泽东所作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思想与创作受到极大影响。1944年，刘白羽被调往重庆，在周恩来、王若飞领导下，参与《新华日报》文艺副刊编辑工作，并撰写了不少反映边区生活的作品，后集成《延安生活》出版，此外，还写有一些短篇小说，后收入《金英》一书。1946年初，刘白羽被派往北平军调执行部做记者，真正开始其新闻记者生涯，采写了大量通讯报道及报告文学，其《环行东北》在上海出版后，曾引起积极反响。在谈判破裂，解放战争开始后，刘白羽即被派往东北战场做随军记者，从此，他跟随部队转战东北，横断中原，直下江南，其报告文学《为祖国而战》、《历史的暴风雨》、《火光照耀着沈阳城》等，真实地记录下解放战争进军的步伐。刘白羽在回忆这一段战争生活时写道：

一次又一次，在冰天雪地，枪火弹光，装满泥泞的战壕，飞舞灰尘的道路之间走来走去，我倒爱起战争生活来了。……那是何等活跃而又雄伟的壮丽的生活啊！（《灯火》）

革命与战争的锤炼，使他的散文“终究失去了旧世界打上的某些烙印”；“从《从黄昏到夜晚》、《绿》、《关于长城的回忆》那种缠绵悱恻中挣脱出来，就像抖落了昨天的一身灰尘，走上今天新的路程”，他有了他的“散文的新的格调”。这是一个重大而深刻的审美观念的变革，是那个伟大时代的创造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：

我穿过激流，越过险滩，冲过硝烟战火，闯过暴雨狂风，那惊心动魄的大时代怎能不濡染我呢？

这种“濡染”的结果，即所谓“经过大浪淘沙”，他“爱的不仅是梨花的洁白素雅，更爱火一般浓烈的红蔷薇了”。（《形象之花是不会枯萎的》）可以说，火一般浓烈的“红蔷薇”美（为主）与洁白素雅的“梨花”美（为辅）的同构共融，奠定了刘白羽审美观的基调，并随着他的生活境遇及文化心理因素的变化，而潜移默化地自我调整着。从其五十年代末、六十年代初的《红玛瑙集》，到其八十年代末、九十年代初的《秋阳集》和“文艺随笔”，我们不难看出这种“自我调整”的轨迹。

以崇高美为支柱，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接处， 建构起辉煌壮丽的散文“雕塑”

当我们遍历刘白羽的散文世界之后便会发现：支撑这个世界的支柱乃是他所追求的“崇高美”。

刘白羽认为，散文美的最高境界乃是“纯”：纯正而朴素，即“炉火纯青”之境，“近似于禅宗的自然、凝炼、含蓄”；而“纯”的最高标准便是“崇高”。在刘白羽散文里，“崇高”作为内涵乃是一种乐观的、战斗的哲学和激流勇进的精神。他

所展现的是：在我们辽阔而又复杂的生活大海里，“任乌云也好，风暴也好，总会被一道航线穿过”；纵使“在黑暗中，一星火也可以燃起一线希望”。（《海的幻想》）；人生“绝非逝水”，而是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（《今日雨狂风骤》）。他要通过他的形象，引人高尚，奋进，创造，奉献。而“崇高”作为方式，乃是一种“抽象”，即对自然与人生的提炼与选择。因为在刘白羽看来，既然散文美的最高境界是纯，而纯之最高标准是崇高，那么，欲臻崇高之境，就不能不对复杂万象进行提炼与选择，用美的人格，去淬炼生活的渣滓。他说，“没有抽象就没有概括，只有通过高度概括才能接近——纯。从沙里淘出金子，用金子铸成金玫瑰，艺术才能璀璨发光”。（《刘白羽散文四集·总序》）基于这种对崇高美的理解和追求，刘白羽在阅读审美上，自有他的取舍与借鉴，比如：他读福克纳的《喧哗与骚动》，感到“那个黑人老妈妈迪尔西——简直是上帝、是光明、是太阳，那样光芒四射”，他在作者笔下的“人生与自然这个大宇宙面前流下了眼泪”；他读川端康成的《我在美丽的日本》，为其“像泉水一样的清澈所迷醉”；他读德富芦花的《自然和人生》，又为“一种淳朴与深沉所震动”；他读赫尔岑的《家庭的戏剧》，被里面的“娜达丽之死那一段落”，弄得“简直洒泪滂沱”，“付出了悲恸，得到了崇高”；他读屠格涅夫的《门槛》、《蔷薇》时，“真为这老人能洋溢着那样青春的闪光，感到无比的惊奇”；至于高尔基的《海燕之歌》那种磅礴的气势，科罗连科的《火花》那种崇高而隽永的意境，都使他心灵震颤，铭刻肺腑。无疑，这种阅读审美，对于刘白羽那潜隐着“战争与英雄”情结的文化心理，又是一种丰富与强化。在题材审美上，刘白羽总是截取生活激流，提炼壮

美诗意。他对于那黑暗中孕育的光明、艰难中诞生的胜利特别敏感，感到其中的诗意，有朝霞般的清新与美丽，诸如：

在车站废墟上新建立起来的小土屋里，发出第一次行车的命令；在炸断的淮河大桥上，一个老工人从泪水婆娑中，闪出又伤心又喜悦的眼光，叙说怎样重新架桥；在武汉市区入口处，一座木桥还在燃烧的时候，这长江中部的大城市，已经用嘹亮的钟声欢庆它的新生；在许多红色航标被炸坏了的长江上，第一次试航的轮船发出启碇的汽笛声……（《新世界的歌》）

显而易见，革命战争生活经历，在他心底积淀成一个创作灵感的“敏感区”；外界的刺激，一旦触发了这一“敏感区”，或如他自己所说，当“一道历史的源流”从他的心中流过，一道“暴风雨历史深处”的闪电将他的“全部生活照亮”，使他的思路一下子从他“所熟悉、所热爱的战斗生活经历中走过来”的时候，他的灵感便意外地进射与闪烁。可以说：从暴风雨深处喷礴出一道阳光，在惊涛骇浪中开辟出一条航线——这便是回旋在刘白羽散文创作中的“一句诗”。打开他的散文集，你看：那绚丽而庄严的日出（《日出》）；那“穿过暴风雨而明亮过来的灯火”（《灯火》）；那在云雾迷蒙、电光闪闪中，劈波斩浪的长江夜航（《长江三日》）；那汹涌澎湃、瞬息万变的大海（《海的幻想》）；那黄河之水、祁连积雪、敦煌秋日、阳关遗址、昆仑山的太阳……（《昆仑山的太阳》）；那沉静而又蓬勃的滋润万物的春雪（《春雪》）；那大江解冻、冰排撞击的自然景观（《开江的日子》）；那牵魂动魄的远天冰雪（《远天冰雪》）；那燃烧着的金黄色的向日葵（《金黄色的向日葵》）；那巍然屹立、正气冲霄汉的烈士群雕（《巍然天地之间》）……无不

是自然与人生的融合与抽象，其中渗透作者的生命、思想和情感，也沉淀着昔日的战火硝烟、烈士鲜血，以及延安的灯火和歌声。这种题材审美，体现出一个战士兼诗人的心灵对客观世界的独特认悟与选择，它奠定了刘白羽散文“阳刚”之美的基础。

如果说，题材审美给予刘白羽散文的“阳刚”美以魂魄；那么，构思方式，则赋予刘白羽散文的“阳刚”美以气势。读刘白羽的散文，常有比较宏阔的历史空间感，其结构行文，颇有一种浩浩江流，劈崖斩壁，一泻千里之势。

构思，它反映出作者的思维形式，也决定着散文的思维空间。伴着革命战争的步伐，从历史暴风雨深处走过来的刘白羽，其思想的羽翼，常常从现实的阳光里，飞进历史的暴风雨深处。他总是喜欢站在现实与历史的交接处，沿着历史进程，作哲学的双向思考，他说：

慷慨就义者的热血，从往昔流到今天，化作劳动者血管里沸腾的血液；反过来说，新时代的歌唱，何尝不是旧世界呐喊的回声？（《浪花十记》）

正是这种人生哲学的逻辑思维方法，决定了刘白羽散文艺术构思的特征。

其一：纵向、线性思维，图片串联式结构。如前所述，刘白羽散文创作的灵感，大都诞生于眼前景对往昔革命与战争生活经验的触发。接着，作者沿循革命历史的进程而回忆和思考，当他用自己今日的思想、感悟，将那些旧经验重新加以组织的时候，便形成了他的艺术构思。所以，刘白羽的散文，常常是浮想联翩，思路十分活跃而遥远。对此，他论

道：“我想得真的很遥远吗？不，从历史的进程来说确实很远，但在革命战士的心灵上却很近。”（《樱花漫记》）是的，有了这革命战士心灵上的“近”，才有那历史进程时空上的“远”，这是一位革命战士的心灵对历史的拥抱。基于这种纵向的、线性的思维，刘白羽散文在结构上，常呈现为“图片串联”式。作者用一条回忆线索，串联起若干有代表性的生活断片，描写出一幅展示历史进程的长卷。例如《灯火》。作者由“灯火”两字，触动诗意的回忆，作为一个青年人，在一个深夜从家中出走时，回首看见家门口的一星灯火——战争年代，夜间行军，冒着漫天风雪，走着，走着，忽然看见一星黄黄灯火，那是宿营地人民群众的手为子弟兵点亮的灯火——1956年5月，在河南新乡，一座新建的水电站，在万众欢腾中发出的璀璨灯火：你看，三幅画面的组合，不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缩影吗？其他，像《红玛瑙》，《青春的闪光》、《秋窗偶记》、《雪》、《绿夜》、《春雪》……等等，所采用的大都是此种结构形式。

其二：现实与历史的交织，顺境与逆境的转换。刘白羽在散文《雪》里写道：“今天还跟从前一样，后续部队不断涌上来，而前头部队早已消失在那白茫茫雪天远处”。他在其他作品里，亦反复吟咏着这一主题。这种对现实与历史关系的理性思考，必然导致现实与历史交织的艺术构思。在刘白羽笔下，建设工地图景，常与战火硝烟交织，如《青春的闪光》；今日之灿烂灯光，往往同历史暴风雨相连，如《灯火》；解放前后的两个“绿夜”，恰成鲜明对比，如《绿夜》；新旧中国，两幅“红色的画”，相映成趣，如《一幅红色的画》；……。在这种现实与历史交织中，刘白羽向人们揭示的是光明、正

义，终将战胜黑暗、邪恶的必然规律。因此，在他的散文艺术构思里，总是重复着那种逆境与顺境相互转换的模式。例如《白蝴蝶之恋》。你看：“我”在草地上看见一只给雨水打落在地面上的白蝴蝶，沾湿的翅膀轻轻地颤动着，奄奄一息——“我”小心翼翼地把白蝴蝶捏起来，放在手心里，并用口呵着气，送给她一丝温暖——白蝴蝶渐渐苏醒过来，——风雨过去，太阳又光照宇宙，一切都那样晶莹、明媚，“我”把白蝴蝶放在盛满阳光的一片嫩叶上，——美丽而勇敢的白蝴蝶，在阳光下，绿叶上，试了几次，终于一跃而起，展翅飞翔，向着明净如洗的空中飞去……。文章结尾，作者写道：

这时，一江春水在我心头轻轻地荡漾了一下。在白蝴蝶危难时我怜悯它，可是当它真的自由翱翔而去时我又感到如此失落、怅惘，“唉！人呵人……”我默默伫望了一阵，转身向青草地走去。

这里对白蝴蝶命运的描写，无疑寄寓着社会人生现象的象征。在“阴晴不定的天气里”，美的“寻求者”，将会遭遇艰辛和牺牲，这需要自身“非凡的勇气”，也需要人类的同情和支持；最后阳光终将驱散阴霾，美的“寻求者”亦将会继续它的勇敢的追求。不过，我们也应看到，这个顺境与逆境的转换模式，虽同其五六十年代之散文构思基本一致，但是毕竟已有所不同：它更多地注入了生命意识和爱的哲学，作者所感叹之的“人呵人”，显然已非全同于其已往散文中的抒情主体，而是一个更为复杂而真实的“自我”。

其三：以理念为线索，描绘情感波澜，结构行文带有论辩的严密性。刘白羽的散文，融诗情与政论于一体，作者既秉赋诗的浪漫气质，又具有新闻记者的习惯与素养。他的散

文的主题，大多是对革命的历史、人生的思考，尽管以抒情散文的形式出现，写得激情洋溢，浮想联翩，但是，骨子里却是一种理念的思辨、演绎。因此，在全篇结构中起经纬作用的，实是一条理念的线索；围绕着这条线索，描绘着感情的波澜。作者不论是写“日出”，写“灯火”，写“长江”，写“樱花”，写“海”，写“雪”，写“夕阳”，写“浪花”，写“白蝴蝶”，写“红月季花”……，你都会从抒情和描写里，读出作者的理性思考，它使刘白羽的散文，不仅在行文上带有政论色彩，而且在结构上亦富有论辩的严密性。另外，大约出于诗人气质和新闻写作的素养，刘白羽在结构行文中，常常随手拈来地插入一些名著摘引、日记摘抄、诗句（中国古典的、外国的，或自己即兴吟出的）……，起到自然的承转衔接作用。

同崇高美的追求，以及时空宏阔的构思相谐和，刘白羽在散文形象建构上，亦多选用粗犷而辉煌的材料：惊心动魄的自然现象，或具有庄严、辉煌素质的文学背景材料，诸如日出，大海，暴风雨，太阳，雪，昆仑山，绿色，金黄的菩提叶，白桦树，雷电颂，海燕，夕阳，红帆，雨花石，芳草青青……，它们作为思想感情的载体，交融成壮美境界。在描写上，刘白羽在立足于对生活深刻的观察，力求感人内容的前提下，十分重视“借助于色彩、光线、画法”（《早晨的太阳·自序》）他喜欢使用银勾铁划的线条，浓墨重彩的色块，因之，其笔底形象，多有油画似的鲜明和绚丽，试看他笔下的东北原野：

盖满白雪的原野，飘动着小红旗的六马大板车，像黑大理石一样的江面，戴着火红狐皮帽的人，翠绿的冰层与黑色流水驳杂相间的河流，长着又红又绿的羽毛的野雉，银灰色的、给阳光照得发亮的白桦树，红得像铁锈似的灌木丛……真像“一位天才画